

我曾经历的高考

郑荣来

穷家子弟交不起，只靠家里带咸菜。还不到吃饭时间，肚子就咕咕叫。

这年高考的考场，第一次从梅州市改在县城。考试的日子到了，我们乘船到大埔县城应考。吃住在县重点的虎山中学，我们的心情并不紧张。第一次到县城，倒有一点新鲜感。它比我们高陂镇大，多了几条街，而且又是县政府所在。在考试仅有的三天里，我们还有闲心于晚饭后逛大街。后来知道，它曾经历两度解放、两度成立县政府，也是全省唯一的苏区县，这次高考和逛街，就成了值得怀念的事情。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次高考的卷子，竟是不太难。题量都不多，如数学只有五六道题。最不犯难的是作文，题为“记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因为参加过大炼钢铁，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这一题材，写了炼铁故事和班里曾被表扬的人物，写完了时间还有富余。不太懂散文笔法，但照实写来，思路还算清晰。虽然粗糙，但自认没有远离要求。走出考场，没有兴高采烈，也没有失落感觉。

来县城之前，我们都做了鉴定。方式是自报公评，每人自报优缺点，大家补充，多说好话，没有火药味。给我补充的一条很够劲，我至今还记得，叫“热爱社会主义”。

那天回家等候发榜。正是农忙季节，插秧、种番薯，都是酷暑天的活。已经公社化了，干活不分老少，我等年轻人，更是不能吃不闲饭。下水田，搅粪肥，送稻秧，脏活苦活都干。“这会是我在家乡干的最后一次农活吗？”我偶尔自问过，但没敢多想。也许因为太忙了，也没多少人过问我的高考事。村里二十多户人家，去年已有一人考上广州暨南大学，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虽是史无前例，但没有有什么轰动，连小范围请客吃饭、送礼祝贺都没有。

8月中旬某日，学校捎来口信，要我去取通知。我步行两小时赶到学校，校长黄行老师微笑着，说：“你考上了，复旦！祝贺你！”话很简约，但看得出，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祝贺。接着把录取通知递给我，并说过几天去找他，他要给我15块钱路费补助。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热泪盈眶的激动，一闪而过的念头却是：我还差多少钱，才能得上海？

我先把“我考上了”的消息告诉我的一位堂哥，他在乡里当文书，每月28元工资，平时给我一些零用钱。他知道我需要什么，不等我开口，就说：“费用你先筹，不够我包！”我又找在镇上工作的我姐夫，他几乎倾其所有，给了我15元。父亲把家里唯一能卖的旧挂钟，拿到镇上卖了三块钱，算是他对我的唯一现金支持。堂兄真的包够了。想起他那句话，我后来不止一次流过泪，感激他的真诚帮助。

我家也一样，没有庆贺。只在我离家的那天，堂姐送来一只鸡，姐姐做了汤圆（家乡叫“惜圆”，糯米制，无馅，汤里加红糖），在镇上我姐姐家，父亲和继母都来，算是给我饯行。我带着五六十块钱，坐轮船经潮州，再乘长途汽车到广州。逗留两三天，便踏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到开学之日方知，班里共有广东同学3人。我这才感到，我的志愿填得有点冒险，早知名额这么少，我还敢这样填吗？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虽然早就过了过“六一”的年纪，却依然关注每年儿童节的庆祝活动。今年就在49路公交线路上看到过一辆“六一”专车，车内贴满了动画片《大耳朵图图》的卡通形象，成了流动的“动画空间”。以前总是羡慕动画片《快乐家车》里三个小伙伴开着一辆会飞的家家车出游，虽然一模一样的“家家车”现实里并不存在，但那些好看好玩的动画片就是我童年的“家家车”，带着一个懵懂的孩子造访美好壮阔的世界。

去年的“世世太平——齐白石精品大展”，看到画作《青蛙 茨菰》《小鸡出笼图》《虾蟹图》中古朴自然、富有童趣的青蛙、小鸡、螃蟹，我想起了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中的形象。《群虾》一画中有好几只“虾公公”，浓淡相宜的墨色画出群虾的透明感，画中不见一丝水纹，仍能感受到群虾的动感。最上方的几只虾弯着长长的触须逆着水流向下汇集，画作中段有几只虾交叠在一起，被其他虾尾挡住，虾足摆动，仿佛下一秒彼此就要错开，一只在画面边缘只露出虾头的虾也急急地想从外进入，看上去它们都想要游向画作的左下角，而底下的一只虾却弯着身躯，用细长的虾钳夹住同伴的触须，似乎立刻就要弹起。《小蝌蚪找妈妈》取材于齐白石笔下的动物形象，几时在电视机里看到的会动的水墨画，如今站在画作前看到了原型，如果画作中的小蝌蚪可以游向另一幅画的话，它们在展览中认识的花木会更加，遇到的动物朋友也会更多。

想起另一部水墨动画《山水情》中的幽远诗意，红叶墨荷，山水奔流，老琴师向偶遇的知交渔家少年传授琴艺，渔家少年学成后以琴声送别老琴师，老琴师隐于山中云雾，而琴声缭绕于山水之间。没有一句对白，只以笛声和古琴传情。动画中抚琴的指法完全按照曲中的指法，把观众彻底带入情境中去。这么精细的配合，是当时作画人员根据古琴演奏家龚一的手形、节奏来画的。

五年前，偶然在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看到了节目《动画往事》的播出，一个个熟悉的经典动画形象又把我拉回到儿时边看电视边吃西瓜的悠闲暑假。看了节目才知道，原来《山水情》的作曲金复载还为同样没有对白的《三个和尚》配过乐，前者古朴，后者欢快。不同的乐器演奏同样的旋律，用乐器表现人物性格，高亢的板胡表现活泼的小和尚，柔和的坠胡表现老实的长和尚，厚重的管子表现憨厚的胖和尚。管子这件吹管乐器，古时称为笙簧。在

大院子最鼎盛的岁月，我没赶上。小时候常听奶奶讲，当年生产队吃大锅饭，食堂开在大院子里，全村每天多少人到院子吃饭呢！虽说没有大鱼大肉，尽是草草蔬蔬汤汤水水，但鼎沸的人声，纷杂的双手，忙乱的脚步，“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再后来，食堂关张，大院子边上建起一所小学，是从汉村寺搬迁过来的，是我后来就读的横沟小学的前身。听我妈说，她嫁到大院子时，那小学还在着呢，平日里，总能听到孩子们吵闹的声音。然而，等到我记事时，小学早搬走了。我不禁有些怅然，小学若还在，得多好啊，我就不用每天早早起床摸黑去学校了。

这时候的大院子，早已淡出汉村的“话语中心”，和汉村普通的院子没多大区别了，只是院子略大一些，人丁略多一些。

还好，大院子边上有个龙潭。龙潭紧挨着我的菜地，那时候，我家在菜地边种了一排老牛筋（某种芦苇属植物）、一丛甘蔗和几棵吸血果树（薏苡）。吸血果树细细高高，结出一颗颗绿绿的卵形的吸血果，果实后面连着麦穗似的花束，花束垂下，在微风里一晃一晃，恍若少女摆动的耳坠。水里的倒影，也在晃动着。水面碧绿，散碎的浮萍逗引着一群群小鱼。

村里好几处水井，唯有这一处，是供人洗衣服用的。村里的女人们络绎不绝地到来，端着盆，提着桶，桶里盆里堆满花花绿绿的衣物。她们得穿过大院子，再穿过对门堂哥家的耳房和后院，才能走到龙潭边。穿过大院子时，她们常常站下了，和院子里的人说些闲话。不晓得她们怎么存了那么多话说，嘁嘁喳喳，嘁嘁喳喳，简直忘记了要去洗衣服。若是洗好衣服回来，聊天的时间还要更长久。我在院子里玩耍，时常看见水从盆沿底下，滴滴嗒，滴滴嗒，凝结着时间的小小水滴，摔碎在赭红石头上，留下鲜明的印迹。

大院子中间，那一长排略微高出平地的石头，是很有些来历的。据说，那是我家老房子地基的遗迹。一排赭红的石头，磨损得光滑锃亮，纹理清晰。有时磨起来，我会坐石头上歇一歇，石头被太阳烤得暖热，热乎乎地托着屁股。

我面朝西方，上下前后打量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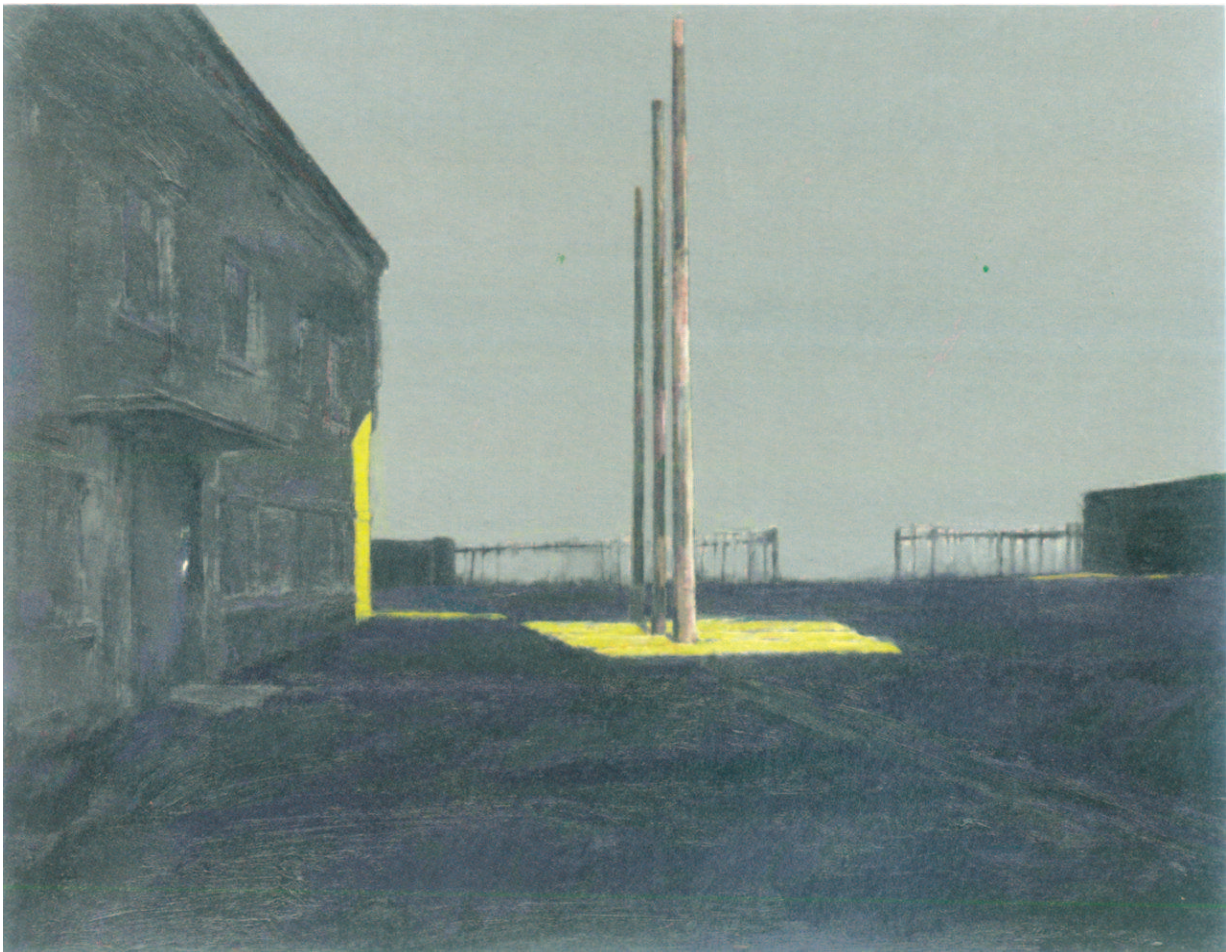
云边路

的世界——

日头高悬，在头顶刺啦啦地飞速旋转着，放射出万道金光。一支支光的利箭，射进大院子。大院子草木丰茂，北边堂哥家门前，左一棵缅甸，右一棵杏树；我身后阿昆哥家的灶房前，有一棵歪脖子的桃树；我家在西边，台阶边有我种的杂七杂八的花卉，万寿菊、仙人球、水仙花（韭兰）、天鹅抱蛋（虎眼万年青）、打不死叶等等。我家瓦屋后面，探出两棵枇杷树的树梢；西边是大妈家，她家刚建了个家庭作坊式的罐头厂，空玻璃瓶堆在台阶边，高高的“危若累卵”，闪耀着一派白茫茫的光。

我注目更多的是院子里那些疯长的青草。阳光猛烈，草地潮湿，水分蒸腾，有时会见到一小片波动着的热气。草地的组成，有几年主要是马齿苋；更多的年月，是马唐、马鞭草、牛筋草、狗牙根等。猪来了，狗来了，猫来了，鸡来了，总不免要留下些尿溺，所以杂草们长得格外肥壮。拨开草丛，地上总能见到一些翻耕过的痕迹，有时是弯弯曲曲的几缕土，那是曲蟥（蚯蚓）的杰作；有时是一小圈鲜润的土，炸开的烂泥炮似的，再看，那圈土边有一堆猪粪，这就是牛屎窝蚌（屎壳郎）的居所了。牛屎窝蚌比羊虫（金龟子）大，若能逮到一两只，那实在是很好玩儿的。

我记得那天，爸妈到保场街逛街去了。大院子里似乎再没人。我和弟弟在草丛中发现了牛屎窝蚌的一个洞口后，翻遍草丛，将另外几个洞口塞严实了，拎来一大桶水，从仅剩的一个洞口灌进去，洞口咕嘟咕嘟冒着泡，终于，有东西浮现在洞口了。真是牛屎窝蚌！真够大的。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接二连三，最后大概出来了七八只，被我们一一逮住了，统统放进铸铁做的洗脚盆里。它们笨



沿线（油画）梁宇

动画家家车

龚怡

《韩熙载夜宴图》的第四个场景中，韩熙载坐听管乐，其中三名女子吹奏的就是笙簧；彩绘散乐浮雕上后排中间两位也是吹奏笙簧的乐伎。它的声音有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郁达夫在散文《钓台的春昼》里听到窗外的吹角声，“这同吹笙箫似的商音哀咽，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动画配乐里管子的声音随着欢快的节奏也似乎高兴了起来，我竟没反应过来是这件乐器演奏出来的。儿时只顾随着音乐摇头晃脑，细听之后发现还有这么多巧妙之处，运用了这么多的民乐，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乐器其实在看到它们的样子之前就听过它们的声音，小小的耳朵里早就探测到了声音的宝藏。

“缥缈彩云间，蓬莱是家乡”，借用昆曲唱腔的动画《九色鹿》的片尾曲同样是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声音。充满异域色彩的《九色鹿》在儿时看来是那么的特别，那是对敦煌的初次印象。故事改编自绘于敦煌莫高窟第257窟西壁的壁画《鹿王本生图》，遗憾不能亲眼见到壁画，在网站“数字敦煌”中搜

索，借助高科技，我得以在“第257窟全景漫游”中窥得壁画全貌。纪录片《敦煌莫高窟 美的全貌》中曾提及，当时造访此地的人，一边围绕中间的柱子行走，一边瞻仰佛像，等绕第二圈时，再看画在墙上的故事，学习佛的教诲。轻点鼠标，进入屏幕中出现的第257窟，按照动画的印象很快找到了这幅壁画，用鼠标放大、缩小、移动，壁画清楚地展现在眼前。所绘故事从左右两端开始，在中间结束。从左起，九色鹿救起溺水者，溺水者跪地谢恩；从右起，王后要国王捉住九色鹿，溺水者前来告密，国王率领手下在溺水者引导下前来捕捉九色鹿；中间是九色鹿向国王控诉溺水者。和印象中的一样，壁画上的九色鹿挺立着，只是动画中九色鹿纯白身体上的彩色色块实际上布满了彩色小点。善良美丽的九色鹿发出神光，无惧射来的乱箭，腾空而起，踏入云间，它奔跑的身姿一直留在我心里。

在等待电影节的日子，犹记得上一届的一张海报，灵感来源于上海美术

大院子

甫跃辉

头头脑脑地爬动着，一圈又一圈，啦啦啦啦啦啦。

然后呢？然后爸妈回来了，看到这一洗脚盆战果，他们的表情和语言是难以描述的。

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大院子里练习倒立。起初，只是两手撑地，垂下头，从胯下看后面。树是倒的，房子是倒的，云彩掉到房子底下了，鸟儿飞过，大人们走过，人竟然走在鸟儿上面了……世界仿佛由此呈现出全然新鲜的面目。更进一步的，我们两手撑地，想让自己倒立起来。这个动作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了。我一直渴望着，能够不假手于人，我也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着。一次次练习后，终于有一次，我倒立起来了。两脚舞动，踢翻云彩蹁跹天；两手颤动，额头擦到草茎，泥土的气息猛然涌进鼻孔……

大院子的草地，并没有因为我要练习倒立而一直存在着。最先是对门堂哥家行动起来，砍掉他家屋前的缅甸桂树，造出一块长方形的水泥地。那之后三四年，我家在屋前铺了一块更大的。为了这块水泥地，东边阿昆哥的父母还和爸妈闹出一场风波，说是我们的水泥地面占了他家的面积。这事儿一直闹到土地局，土地局来人测量后说，反倒是他家的灶房占了我们的面积，他家得拆掉灶房。然而，他家只是在大院子东面砌起一堵墙，将家里和我们隔绝开来，拆灶房的事儿不了了之。

我家的水泥地铺好后，大院子能长草的地方，就只剩两片水泥地间窄窄的一条，以及西面大妈家门前的一溜了。

大妈家要在村路边修水井，要把我家的地挖开，从龙潭引水出去，我家没同意。然而，村路边的水井硬是修起来了，我家的地硬是被挖开了。那天，奶奶和我正在地里拔草，一伙

人荷锄扛锹地来了，强行开挖菜地，我和奶奶说什么也不管用。待爸妈回家，岂可干休？两家大吵一架，不来往了。大妈家干脆在屋前也砌了一堵墙，只留一道窄门通行。然而，没多久，罐头厂停业，到大妈家的人明显少了，那道窄窄的门也就很少开启。

没几年，堂哥家另辟地基盖新房，不怎么回大院子了。

这些，都是我理解不了的世界。我甚至不能完全记得，这些事，哪一件是先发生的，哪一件是后发生的。我只知道，大院子静了，静了十多年。

忽然有一天，大院子又热闹起来。大妈的孙子，比我小不了几岁的江桃要结婚了。

此时，我们两家早已言归于好——也不知道是怎么言归于好的。而且，似乎比吵架之前还要好。奶奶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时常跑出门乱走，好多次都是大妈陪同我妈去把她找回来的。为此，大妈还惹得奶奶骂声不绝。

江桃结婚，是大院子多少年来难得的一桩喜事。我们一家早早过去帮忙，大妈家门前的墙拆了，三间房的板壁由我爸负责装修，油漆则由我妈负责刷，我和弟弟一旁打下手。还有一大拨人负责修整大院子。茂盛的青草割了，地上的小石头捡了，大妈家屋前那片烂泥地也要铺上水泥。紧赶慢赶，总算是在江桃大婚前，做好了一切准备。水泥地是崭新的，板壁是崭新的，鲜红的对联也是崭新的。奶奶端坐在自己门前，一身靛蓝色的衣服也是崭新的。

鼎沸的人声，纷杂的双手，忙乱的脚步……大院子简直框定不住这热闹了。

婚礼结束，江桃和媳妇到外地打工。大院子别的人，也都回到各自的一份生活里去。红色的鞭炮屑散落大院子中间仅存的那条泥地上。没过几天，割过的草发出新芽，遮住鞭炮屑。奶奶仍然穿着那一身新衣服，独自坐在门前，面对着人去屋空的大院子，自言自语。

白云飘来了又飘去，燕子飞去了又飞回。偶尔有人走进大院子，想要到龙潭边去洗衣服，探头探脑看看，几乎要被这寂静吓得退却。

所谓龙潭，现在看来，不过是个六七平方米的小水塘罢了。深度么，当年因为我们隔段时间会淘干水抓鱼，顺便清淤，或许有两米深吧？如今，那潭底的淤泥，堆积得都快触到潭边了。村里有了自来水，鲜有人到龙潭洗衣服了。龙潭边的地呢？去年已经被爸妈卖给大妈家，卖地的合同是我写的。勘定地界那天，两家人一起来到龙潭边，言笑晏晏，云淡风轻。这是我想象不到的世界。

大院子里，只剩下奶奶一个人了。

又一次回家，我进到大院子，只见奶奶躺在院子中央，身下铺了块装肥料的尼龙袋，袋子紧贴着泥地。奶奶仰面朝天，闭着双眼，踮着二郎腿，说说又笑笑。我喊了几声，奶奶才睁开眼看天，看我。你怎么躺这儿，多潮啊。奶奶笑嘻嘻的，说就想晒晒太阳。

真是很好的太阳。刚下过一场暴雨，太阳鲜红欲滴，天洗过似的蓝，云彩沉重又迷茫。我多想挨着奶奶躺下，看看天，看看太阳，看看云彩，但我只是站着。大院子空旷，寂寥，听得到曲蟥拱地的声音，牛屎窝蚌打气的声音……时间飞速倒流，回到二十多年前，一个少年摇摇晃晃倒立起来，看见倒过来的树木房舍，蓝天白云踩在他脚下。世界是这样的新鲜！

忽然，两手一软，脚再蹬踏也没用，我朝后重重摔下，后背刚好砸在院子中央那排石头上。我仰面朝天，瞪着眼睛，张着嘴巴，摊开四肢，无法动弹，喘不过气，喊不出声——这是我第二次后背着地摔倒了，上一次是和奶奶上山找柴，我从离地三四米的松枝上掉下。

白云，蓝天，飞鸟……时间静止，风搅动一切……

和二十多年后的奶奶一样，我仰面凝视着这世界；世界也俯下身来，凝视着我。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喘出一口气来。

世界倏然远去，时间疾速行走。

那以后，我还练过倒立吗？大约

是练过的，只是终究没能成功。

